

翻阅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全书没有只言片语记载繁华似锦的清明上河街市。此外，大量的宋时笔记也找不到这处繁华的宋都痕迹。那么这条河安在？历史的开封城有没有这么一个去处？《清明上河图》究竟是一个社会现实还是一个艺术作品的梦幻？



□孙葆元

张择端的历史画卷《清明上河图》被公认为北宋汴京繁华市井的写照。它不只是一件艺术品，作为北宋王朝留下的惟一市井图存，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。后世的历史学家评论，它与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都是北宋汴京的留照，一幅是图录，一部是文字记载，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。然而，翻阅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全书没有只言片语记载下那条繁华似锦的清明上河街市。三百年后，明朝进士李濂写下《汴京遗迹志》，他世居汴京，辞官后仍回原籍，对那里的故垣旧迹熟稔于心，这部遗迹志里面仍然找不到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记录。此外，大量的宋时笔记，也找不到这处繁华的宋都痕迹。那么这条河安在？历史的开封城有没有这么一个去处？《清明上河图》究竟是一个社会现实还是一个艺术作品的梦幻？

拆读“清明上河图”，里面有两个关键词：一个是“清明”，一个是“上河”。清明是时节。“上河”是什么？北宋的汴京城周城“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”。有汴河、蔡河、金水河、通济河四条河流穿城而过，图中的清明河就是汴河，汴河由西城的西水门入城，这一段当地人称“下河”；由东水门流出，这一段当地人称“上水”。《汴京遗迹志》说：“汴河上水门，南曰大通，北曰宣泽；汴河下，南曰上善，北曰通津。”这样就明白了，下河是顺水而下，上河是逆水而上，我们看到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航船是逆水行船，宋人依照水流固定了区域的名称，便成为“上河”的由来。了解了“上河”就明白了这幅图景位于上善门和通津门外。

汴河是汴京的经济命脉，当年的京畿有重兵据守，“甲卒数十万众，战马数万匹，并萃京师”，守军的粮秣，战马的草料，全靠汴河输入；另外，京城居住着百万人家，皇戚贵胄，过往宾客，他们的吃穿用度，京城作坊需要的原料，各路贡献的万千物资，全靠这四条水系维持。北宋立国，参知政事张洎指出汴河的战略地位，“惟汴水横贯国中，首承大河，漕引江湖，利尽南海，半天下之财赋，并山泽之百货，悉由此路而进。”北宋名臣张方平更是指出，“今之京师，古谓陈留，天下四冲八达之地也。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，洛宅九州之中，表里山河，形胜足恃。”汴河上咸会天邑，舳舻相接，贍给公私，是汴京的生命线。说到汴河，他又说，“大体利漕运而贍师旅，依重师而为国也。则是今日之势。国依兵而立，以食为命，食以漕运为本，漕运以河渠为主。”这就把汴河与京师的军事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诸战略关系说得清清楚楚。仅以粮秣为例，汴河年输入京师六百万石，而旁边的广济河年运量六十二万石，惠民河年运量六十万石。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粟豆，都是“充口食马料”；惠民河所运是供应驻扎在太康、咸平、尉氏等地区的军粮；惟汴河所运是“一色粳米”。张方平警告说，“有食则京师可立，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，汴河之于京城，乃是建国之本。”张择端选择汴河入画，其用意不言而喻，他画的是北宋的国运。

汴河的源头是黄河。从战国时代的魏国开始，凿荥阳县大周山，那个开口叫鸿沟，引黄河水出槽，形成蒗荡渠，经流荥阳、郑州、中牟进入汴京城，又出城南下，经杞县、睢县、宁陵、商丘、虞城、夏邑、永城、安徽濉溪、宿州、灵璧、泗

县、江苏泗洪，盱眙注入淮河，形成北宋京都南北大动脉。由于是黄河水，汴河需要常年疏浚。据记载，“汴渠旧制，十月关口，则舟楫不行。”汴河水官就要征调兵夫民夫挖河疏浚，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说，“国朝汴渠，发京畿辅郡三十余县夫岁一浚”，每年动用三十余县的民夫清理一次河道，已经成为京畿周边民夫的“常识”，所以这些民夫又被称作“汴夫”。清理河道是有标准的，汴河河床下铺有石板，石板旁立有石人，距离水平面六尺，清淤的时候必须清到石板石人处，否则大船无法通行。沈括又说，“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口，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”，京师高，泗州低，两地落差十九丈多，全河要保持贯通，每年清淤工程耗用巨大。清明上河的繁荣是用巨大的财力支撑的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地标建筑是那座虹桥，图画以虹桥为中心展开。虹桥在哪个位置，清明上河图全图的历史坐标就在哪个位置。看看北宋的地图，虹桥在上善门和通津门外东郊七里，河流从两门之间的东水门流出，即船行至此，须从东水门入城。就是说，清明上河图的景观是城外的景观，而不是汴京城。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，这是一幅内城的图画，因为外城不会有这么繁华的街市，尤其是那座华丽的高楼，外城是没有的。汴河穿汴京城而过，仅内城河上从东往西数就有十座桥，分别是下土桥、上土桥、相国寺桥、州桥、浚义桥、兴国寺桥、太师府桥、金梁桥、西浮桥、西水门便桥，而拱桥则是内城的上土桥，它也是拱形的虹桥。但是图画从右开始是郊外的春景，柳树催芽，田园无垠，在城内是找不到这样景象的。

图画是一幅从农耕到市井的衔接，套用今天的话说，它是汴京城外的经济特区。二十里周遭的汴京城容不下经济发展的需求，经济贸易区外延，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又是北宋经济发展的明证。从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看，汴京城内比城外更繁华，张择端选择了城外，而没有选择城内的街衢楼市，其实他在画题中已经告诉我们，这是汴河的“上河”区域，他画的是“上河新区”。

那么，北宋的文字为什么忽略了它呢？我们不能不发出历史的猜想。首先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不是一幅写生图，这里有写生的成分，最终定格成一幅艺术作品。艺术作品就有创作的因素，在似与不似之间。不能说这幅图画就是汴河上河市井风物的写照，也不能说图里没有加工浓缩的思维，其意义就很难为当时的文字认定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也是北宋亡国后，作为它的遗民，孟元老逃到临安，怀念旧都，痛定思痛写下的，如果没有那段往事，如果没有孟元老的故国情怀就不会有这部书。一个城市的细节往往被历史忘记，它的偶然见诸记载全是底层的记忆，除了张择端，北宋还没有出现第二个有心人。

然而，这么一个宏大的汴河河市不是一天造就的，积土成山，集腋成裘，积累往往在不经意间。宋朝文化人的核心理念在义理，在金石，而不在经济。经济的发展现象不为文化瞩目，这是文化忽略经济现象的主要原因。在大量的遗忘背后还是有四个字引起我的注意，汴京有八处胜景，其中有一处为“汴水秋风”，虽然不是清明时节，地标应该是城外的汴河，汴河不是荒凉的，它流出一段旷世繁华。

□李学朴

绰号，亦做外号、诨号，通常是根据某人的生理特征、性格特点、事业成就等因素给予的非正式名字。据考证，此词汇最早出现在元朝，是在蒙古语影响下产生的词，意为“外号”。古代，许多文人墨客都有有趣的绰号，而绰号也使他们更富有个性化特征和人文情怀。

追本溯源，古代诗人的绰号与他们的创作生涯紧密相连。有的绰号，是根据诗人警句中的几个字而取的。据谢章铤的《赌棋山庄集·词话》记载，许秋史平生酷爱姜夔、张炎的词，曾有“人在子规声里瘦，落花几点春寒骤”的诗句，为陆莱庄、沈梦塘、王友山所叹赞，呼为“许子规”。清代梁绍壬的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说，史文靖以《春日即事》命题作诗，管水初诗中有一联：“两三点雨逢寒食，廿四番风到杏花”，史公击节赞赏，人们因而称诗人为“管杏花”。徐铉的《词苑丛谈》记载，吴湖州有“把酒祝东风，种出双红豆”的诗句。梁溪有位姓顾的女子，见了这两句词，非常喜欢，把它写在四壁上，日夕讽咏。因此，人们都称吴湖州为“红豆词人”。

有的绰号，是古代诗人作品中最精彩的一句诗。宋代范公佖说，张子野的《一丛花》中有句词：“沉恨细思，不如桃李，犹解嫁东风”，一时盛传。欧阳修尤其喜爱，由于张子野家在南地，无缘见面，感到有些遗憾。恰在这时，张子野因故进京，登门拜访欧阳修。听到守门人报信，欧阳修来不及穿好鞋，赶紧迎上去：“您就是‘桃李嫁东风’郎中！”秦少游在蓬莱阁席上写的《满庭芳》首句“山抹微云，天粘衰草，画角声断谯门”，极为苏轼所赞；他干脆呼作者为“‘山抹微云’君”。因为秦少游做过太学博士，即国立大学的教官，所以苏轼又写诗开玩笑说：“山抹微云秦学士，露花倒影柳屯田。”（“露花倒影”系柳永《破阵子》语）不仅如此，这个雅号还沿用了词人女婿——范温的头上。有一天，范温参加一个贵人的歌舞宴会，终日不言。贵人的歌女爱唱秦少游的长短句，席间也唱了“山抹微云”这首歌，由于只顾表演，没有注意到范温，直到酒酣欢洽方才问他：“这位郎君是谁呀？”范温立刻站起来，客气地拱手回答：“我就是‘山抹微云’女婿。”听得人禁不住哄堂大笑。

唐初著名诗人骆宾王的诗，清新俊逸、意象生动、意蕴丰富，富有感染力，他一扫初唐浮靡诗风，为唐朝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骆宾王写诗，还喜欢用数字作诗，很有情趣，如在他的著名诗篇《帝京篇》中就有“秦塞重关一百二，汉家离宫三十六”“三年九陌丽城隈，万户千门平旦开”“小堂绮帐三千户，大道青楼十二重”“且论三万六千是，宁知四十九年非”。在一首诗中用了这么多数字，足见他对数字的喜爱。所以，后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算博士”。

北宋时，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林逋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年少之时，林逋父母双亡，他自己也体弱多病，自称“久贫惭嗜酒，多病负穷经”。但他聪慧过人，勤敏好学，通晓经史子集百家学说，又擅长书画，精于诗词。宋仁宗曾追赐他为“和靖先生”。所以，后人多称他为林和靖。林和靖酷爱梅花，早年曾到各处游历，四十多岁时返回杭州，隐居孤

山。在这里，他种了大量梅花，并饲养了两只仙鹤。每当他在湖中荡舟自乐时，遇有客人来，书童就将仙鹤放出，他见到飞鹤，便返回孤山迎接客人。他爱梅成癖，二十年不出孤山，终生与梅鹤为伴，不娶妻，不生子，故后人送其“梅妻鹤子”的雅称。他的《山园小梅》一直为世人所推崇，被视为咏梅绝唱，其诗曰：“众芳摇落独喧妍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霜禽欲下先偷眼，粉蝶如知合断魂。幸有微吟可相狎，不须檀板共金樽。”生动细腻地表现了梅花的风韵和姿色，以及自己的爱梅心情。林逋可以说是历史上爱梅最深的名士，所以，民间将“梅花花神”的绰号送给了他。

古代文人的绰号，有的是来自诗人一首诗作的篇名。邓牧说，张炎的《春水》一词，是古今绝唱，人们送给他一个美称：“张春水”（《伯牙琴》）孔行素说，张炎的《孤雁》写得极好，内有“写不成书，只寄得相思一点”的妙句，以失群的孤雁寄寓了自己的漂泊生涯，人们因此又称张炎为“张孤雁”。明代都穆在《南濠诗话》中说，袁景文未做官时曾同朋友去拜谒杨廉夫，看到几案上有歌咏白燕的诗作：“珠帘十二中间卷，玉剪一双高下飞。”袁景文素以写诗见长，就对杨廉夫说：“先生此诗，恐怕未尽体物之妙！”杨不以为意。袁景文回家作了一首《白燕》诗，第二天呈请杨廉夫指教。诗中说：“故国飘零事已非，旧时王谢见应稀。月明汉水初无影，雪满梁园尚未归。柳絮池塘春入梦，梨花庭院冷侵衣。赵家姊妹多相妒，莫向昭阳殿里飞。”杨廉夫得诗，大加赞扬，连抄数纸，送给在座的人共同欣赏，一时誉称作者为“袁白燕”。

上面这些都是带有褒奖意义的绰号，其实不乏也有对诗人进行讽刺、嘲笑的绰号。据说，杨畏历经北宋神宗元丰朝、哲宗元祐朝和绍圣朝三代，独能以圆滑狡狴、逢迎善变免遭祸患，官运亨通，变成显贵，可谓“三朝红人”。有鉴于此，人们掷给他一个骂名：“杨三变”。诗人薛昂是元丰八年进士，依附奸臣蔡京，结果飞黄腾达，官至尚书左丞。他的《和〈驾幸蔡京第〉》诗中有两句：“逢时可谓真千载，拜赐应须更万回。”谄事权贵，媚态百出，阿谀奉承，莫此为甚！对于这样一个软骨头，人们极其反感，报以恶号“薛万回”。有一次，杨畏到薛昂府上赴宴，见无别客，就问幕僚：“今日府会，还有其他客人吗？”幕僚回答：“客人倒是容易请到，只怕难得你‘杨三变’与‘薛万回’这样相近贴切的好属对啊！”这虽是一时戏语，却有言外之意：杨畏与薛昂不过是物以类聚的一丘之貉。杨畏听了，惟有苦笑而已。由此可见，古时候人们无论起绰号，还是叫绰号，都不背人，即使是含有贬义的绰号，也可以当面呼称。

总而言之，古代诗人的绰号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强烈的历史韵味。每一个绰号都蕴藏着一段故事，而每个故事后面都有一份历史沉淀或现实写照，须后人细细品味、咀嚼。

人文投稿邮箱：  
qjwbxujing@sina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徐静 美编：陈明丽

【文化观】

# 探寻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历史坐标

【文史宴】

## 绰号流年忆春秋